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新編  
第十八回 撞時文償他夙願 嫁小腳得了禍胎

卻說水如將賽金樓在身上說她像趙飛燕，便說：「明日趙飛燕迷死你，你仔細。」說了兩人皆笑。自此水如事事聽老婆執掌。老婆腳小不能做，要東要西皆是水如代勞，並且甘心為之服役，這皆不在話下。且說華如這幾年在玉山鄉間教書，這東家人家是販運京貨的。是時長毛早已肅清，惟西北一帶搶匪未平，江西已全省平靜。這販運京貨的姓金名有才便仍理舊業。見先生與兩個兒子如此用功，大兒子名孔芳，嘗去考懷玉書院歷次第一。這金有才便有心要把兒子捐監生，下北場。便問先生：「今科下場否？」

華如說：「我連學尚未進，哪得去鄉試。」

有才說：「進個學先生又要回浙江，來往的盤纏，又要填冊費，又要老師贄儀，又要入學冊費，件件開銷，豈不厭氣，不如捐個監生，南北皆可應試。現在籌餉捐便宜之至，可以應鄉試者不過數十元一個，我已捐得空照三四張，先生要鄉試，我送一張與先生，自己填了姓名不用補足便可用。大小兒今年我打算叫他同我進京下北場。北場向分南皿、北皿、中皿，我看南邊亂後下北場者寥寥，南皿中的必多有才。」本想先生幫他兒子的文章，便說：「小兒下北場，先生何不同了去，路上有伴，不必先生破鈔，先生場中只看顧看顧小兒便感謝不盡了。」

華如聽了正中下懷，便說：「多謝，多謝，我作文甚快，盡有工夫幫令郎。」

有才喜甚，便於七月初七日帶了一個家人，邀了先生，帶了兒子走水道，由玉山山下河口過鄱陽，歷湖口至九江，搭了輪船至鎮江，又搭了輪船至上海，又換了走海的輪船至天津起岸，再僱小船由通州走了三日到京。進了寓處，有才且辦京貨，說：「等你們師徒兩個下了場出來再辦未遲。」

不料先生進場，卻與他兒子同號，便將自己趕忙做，好幫他兒子二三場。便離得遠不能相幫，只得聽他兒子自己做三場。考畢卻喜，華如中了十七名舉人，學生中了四十名。有才喜之不盡，便不販京貨說：「我等你們在京用功，明年好會試。」於是三人皆住前門外西河沿聚魁店內。

次年春試，華如又中了進士，殿試考列二甲。點了工部主事。他兒子也得了進士，殿試內又欽點了即用知縣。華如見主事不及知縣可以救貧，心想這候補主事候到幾年方補呢？當時愁得不可解。有才本感激他幫兒子，心想謝他，便說：「先生，我曉得你的心事，我與你捐了個在外候補知府何如？」華如初不知在外候補亦是吃苦緣，平日只讀時文，不知官場的苦楚，聽了即感謝不盡，於是有才遂與他捐了個知府。

是月他兒子正掣簽得了江蘇省，有才是生意出身，不知候補官員不能照應下屬，妄想他先生這候補知府能照應他兒子，因與先生亦捐了省分，一同分發江蘇，當下三人各皆心滿意足。遂有同年請他三人至陶然亭開場飲酒。華如見了各名班相公，請了二個，這金知縣亦叫了二個。又到大柵欄各戲園看戲，鬧了數天。

遂有一天，刑部郎中鄒錦生之女欲與華如為妻，華如以婚費無著為辭。原來這錦生女兒大了，亦是浙東人，心想早嫁了一個同鄉亦好，遂應允華如明年回家下聘，這且慢表。

再說阿蓮在玉山陳家與雪花終日做些女工，陳小姐亦相待甚好：這日亮軒有事拜玉山縣，說起今科題名錄，浙江中的最多。亮軒見錄內有名叫魏俊彥，原來即是華如捐監生應試的名字。當時看了回來即說與他女兒：「聽說這名姓魏的是浙東人，莫不是他們魏家的子姪。」雪花聽得便站在房門口，聽了便動心，又想想名字不是，又想：「如今長毛退了，何不如回家看看。我早有此心，因要路費難於開口，不如趁今日說說看。」便說：「老爺，小姐，我家小姐要回家鄉，多謝這裡看待，容我小姐回去再圖報謝。」

亮軒聽了說：「你們去是要去的，只不知隔了一年，家中平安與否不得而知，不如我著人至你家打聽明白再著人來接你們更為穩妥。」雪花聽了更感謝不盡。

次日亮軒果著人帶了書信付了盤纏到浙東去了。原來陳亮軒一家人看中了阿蓮，要將阿蓮配與他孫子名芟亭，今年與阿蓮同庚。這芟亭本平日看中了阿蓮的小腳，聽了他公公有這意思便時時留心，倒把阿蓮看得連房門也不出。

且說鏡如這二年家况一年不如一年，水如被賽金迷昏，雖添一個人出來，家事仍無人管。其時仍不知華如已中了，捐了知府分了江蘇一切情形，不過時常記念他，如說長毛退盡，於今數年，為何不歸。正在這兩日想華如，不料這陳亮軒差的人竟尋著鏡如家，問准了便將書取出。鏡如以為無甚緊要的懶得起牀，月如便代大哥將書拆了。起初不知陳亮軒是何人，才至此看了，方知阿蓮雪花尚在他家。大家喜之不盡。鏡如看完了便說：「難為他。」收拾酒菜肉飯供給他。臨走時便送了些盤費說：「我即著人來接我家的人，你回去多多拜謝你老爺小姐並孫少爺，日後重重酬謝。」

這人回去了便將魏家尚好，待他亦好的告訴了一遍。陳亮軒得知了魏家居處便將求親的說話寫了一封信寄與鏡如。鏡如得了信亦知陳家底細，且阿蓮亦住他家已久，即將阿蓮許他當作酬謝。即時回書答應了。亮軒得了信就請了二位媒人由玉山過常山，不到四日便到鏡如家下禮並代致亮軒的意思說：「女家有人主婚，小姐不必搬來搬去，在我家已住了多日，如親生孫女兒一般。就去請這邊少老爺過我們那邊頑兩個月，檢出吉日便在我家主婚。一切開消這邊少老爺可不必費心。未知可否？」

鏡如正愁這兩年家道窘急，無錢嫁妹子，聽了這話合了心，連說了遵命。當時便允了媒人，便請鏡如動身的日子，鏡如心裡記掛妹子，便允與媒人同去。次日收拾起身，三日半到了陳家，一切見面常禮毋庸細贅。阿蓮見了親哥，雪花見了舊主人，其親熱傷感足足坐談了一夜。兄妹二人皆說自從反亂除趙姨娘春雲死了的不算，其餘均皆離而複合。獨有二哥不知去向，二人又揣度了一番。雪花在傍暗中流淚。

過了數日，亮軒擇出吉期。一邊鏡如主婚，遂與阿蓮下了個小腳遍毒。芟亭是年輕的人，哪知世務，見阿蓮這般美貌，這般小腳，又見阿蓮件件穩重，並他公公亮軒亦喜。雪花即服侍新姑爺，心想回家亦不見華如有何趣味，且聞得家中已換了一個樣子，鏡如已將玉英收了。自己年紀已大，回家亦是贅瘤一般。因此雪花在陳家住下了。鏡如等妹子滿了月後即便回家。且聽下回分解。